

老去总好过无痕可留

□ 任翔宇

戏曲流量与留量

新媒体时代，“两微一端”、短视频平台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上的表现让人惊艳，流量爆款常有出现。如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饰演贾廷的陈丽君的一个转身短视频，转出了几十亿的点击量，陈丽君的某短视频平台粉丝短短几个月就增长到几百万，该剧的演出也一票难求。很多粉丝表示，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越剧，通过这些短视频“被唤醒了中国人传统文化的基因”。

其实戏曲博大精深，全国共有300多个戏曲剧种，不止京昆，无论豫越黄，任何一个剧种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戏曲从业人员通过各种方式一直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探索，从不同的切入点展示戏曲的魅力。如将流行音乐和戏曲演唱进行结合，创作国风歌曲；将西方乐器和戏曲进行结合，举办戏曲音乐会；将游戏人物形象与戏曲人物进行结合，打造国风戏曲皮肤；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进行创新探索，如沉浸式小剧场演出、符合时代审美的妆造、多平台传播等，造就了“爆款”的不断出现。做这些的目的很多都是帮助戏曲艺术吸引更多粉丝，为戏曲开拓更多市场。

此时，我们需要思考，在戏曲网络传播带来的流量之下，如何使其不昙花一现，把观众留下。

戏曲的传播既要借力新媒体，也不能缺少传统媒体。短视频里观众看到的是片段和碎片，戏曲的美、绝、妙、趣在短视频里得到的是放大镜般的凸显。完整的艺术之美、深度的文学之妙还是要到剧场里观看完整的剧目演出。可是剧场演出场次毕竟有限，新媒体直播就成了较好的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戏曲艺术开辟演出舞台、吸引年轻观众，还能增加戏曲从业人员的市场化收入。

戏曲是古老的也是时尚的，用新技术、新理念拓展戏曲，以符合时代的态度来面对受众，也是“流量”的解码利器。如有的戏曲演员不仅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或地方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春节戏曲晚会》，还在一些电视台的大型综艺录制节目，使得大小屏热度持续不断。

流量是短暂的，但艺术是永恒的，所以还是要回归艺术本身、作品本身，让观众真的了解和喜爱戏曲。很多影视界流量明星的前车之鉴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没有好的作品，流量就如滚滚东逝水，一去不复返。

戏曲要创新、创优，要符合时代审美，与此同时还不能动了戏曲的本体内核。在诸多条件的限制下，能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很不容易，尽管如此，各个戏曲剧种仍然佳作频出，如莆仙戏《踏伞行》、昆曲《浮生六记》、花鼓戏《夫子正传》等都是近些年出现的既具备古典审美又体现当代精神的精品力作，焉知在他们中不会产生下一个戏曲流量明星呢。

深挖创作、持续创作，用作品说话，流量才能真正变“留量”。据《中国文化报》



成龙上周刚刚过了70岁的生日。不过，对于娱乐圈来说，仿佛没什么涟漪，“马照跑，舞照跳”，综艺咖和演艺咖们要赶场的通告还很多，忠粉和黑粉还有大把的料要爆。一个上世纪红过的老艺人，实在腾不出什么精力来照拂。

皱纹、神态、步伐以及举手投足的细节，比起几个月前在河南卫视春晚上的亮相，成龙的确是更老了。

六年前成龙送我的那本亲笔签名版自传《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腰封还崭新如初，封面上垂目在奥斯卡小金人后的半身像头发乌黑、脸颊红润。如今沧桑尽显的成龙，倒更像是片场里化妆扮老的样子，真实与现实之间，恍然如梦。

更老的又岂止是成龙。《潜行》里的刘德华，《金手指》里的梁朝伟，以及张艺谋、叶童、赵雅芝、退出大众视野的李连杰，都老了。翻墙跃楼、楼梯翻花的成龙大哥成了和蔼的成龙大爷，插科打诨从小角色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曾志伟成了点评席的评委，睽违多年据说终于要在今年“五一”档要上映的《美人鱼2》除了字幕上的“周星驰”3个字，再没有一点熟悉的内容，老去的不仅是他们的容颜，还有我们的青春，和终将逝去的电影黄金时代。

电影黄金时代里，港片创造和创新了极多的类型——僵尸片、武侠片、警匪片、黑帮片、无厘头喜剧片、穿越片、赌神赌侠赌圣之类的怪力乱神特异功能片等等。造星捧角，一方面以流水线一样的工业生产模式几十天甚至十几天就能出品一部叫好卖座的电影；另一方面，也同时能做到才华横溢经典迭出。吴宇森、徐克、张彻、胡金铨、李翰祥、楚原、许鞍华、杜琪峰、王家卫、周星驰、李力持、王晶，《纵横四海》《英雄本色》《新龙门客栈》《蜀山传》《火烧圆明园》《枪火》《花样年华》《阿飞正传》《喜剧之王》《国产凌凌漆》《新少林五祖》《赌神》，刘德华、黎明、张学友、成龙、郭富城、任达华、周润发、张国荣、林青霞、王祖贤、关之琳、邱淑贞、王菲、朱茵、莫文蔚……从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量产层出不穷，江山人才辈出，作品应接不暇。说黄金时代，都几乎不能言尽港片江湖之鼎盛全貌。

电影黄金时代里，国产电影先抑后扬，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从独立执导到国际接连获奖，走出了传统创作

模式的限制，也创造了国产电影的一个又一个辉煌。《红高粱》《黄土地》《活着》《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过年回家》《十七岁的单车》《三峡好人》《春风沉醉的夜晚》……现实的、文艺的、反思的、自省的作品镜头语言里充满情感表达，支撑着国产电影在引进大片、分账大片的冲击挤压下逆风飞扬，并终于在新世纪里，通过一次次的交接接力催化了《流浪地球》系列、《你好李焕英》《飞驰人生》系列等等的爆款出圈。

年初看《繁花》的时候，除了赞叹胡歌的日臻成熟，还感慨游本昌的老而弥坚。在如今的影视作品里，偶有小花绽放，而大部分仍在亲力演绎的，仍是那些正在老去的电影人、电视人们，比如李雪健，比如陈道明，比如王志文，比如于和伟，比如，虽火不久但人行已经20多年的张颂文。前段时间看《涉过愤怒的海》，这是大同走出来的导演曹保平的新作，紧张、悬念迭起、刺痛、人性怀疑的种种情绪之后，是周迅和黄渤对人物把握所带来的观影节奏层层递进。张有浩和周依然两个本来更应该是主角的角色表演显得单薄，在演技的直接交锋里总有抽离的出戏感。我们当然应该对年轻演员宽容并耐心等待，但是年轻演员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前辈在如他们一般年纪出道的时候，市场了没什么耐心和好脾气，谁行谁上，推到潮头浪花退去不见踪影的大有人在。

《潜行》强行扮帅的刘德华，《金手指》里假发头套和宽大西装遮挡住的梁朝伟，以及白发尽染的张艺谋，红颜老去的叶童、赵雅芝，戴上黑边眼镜和毛线帽子泯然众人矣的李连杰，以及一出道就在李小龙电影里挨打做替身干武行的成龙，在风光之下，都曾经经历过市场残酷的选择。

所以在看《无限超越班》里纪凌尘、李菲儿们又作又笨的细节放大时，才会突然怀念起老去的成龙、李连杰们，才会怀念起电影黄金时代里那些不吃早饭省下钱来换电影票、录像带和VCD光盘的、值得熬通宵、值得呼朋唤友一起分享的作品来。

老去的影人仍可以有作品回忆，被时代洗去的年轻艺人们，则要当心有可能会面对赵奕欢被划为“其他”一档演员般的窘迫境地。

老去，总好过飞过却没留下痕迹。

文艺“评论”与“研究”两码事

文艺“评论”、文艺“研究”是文艺百花园中两朵不同的“花儿”，二者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为文艺大家庭的满园春色发挥出各自的独特作用。

然而，近年来笔者发现在各级各类文艺评奖、学术期刊论文盲审、公开发表的文艺评论与研究文章中，出现了将文艺“评论”与“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一篇文章读后，难以分清该文究竟是文艺“评论”还是文艺“研究”。此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似有愈演愈烈之势，着实令人困惑。显然，涉足该现象的作者对文艺“评论”与“研究”的认知有一定误区。

无疑，这种将文艺“评论”与“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会对广大读者，包括圈外读者、圈内的莘莘学子，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不加以重视，不仅会模糊二者界线，还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削弱评论力度、消解研究深度、矮化评奖高度、降低写作温度。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将文艺“评论”与“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盖因二者的“同”。首先，文艺“评论”与“研究”的写作对象都是“人”“作品”“事”，多以“人”为本、以“文”会友、以“艺”为桥。其次，文艺“评论”与“研究”的载体都是文章，均力图通过书面表述来阐述道理。

之所以说文艺“评论”与“研究”不能混为一谈，与二者的“不同”亦不无关系。

一是读者群不同。很显然，文艺“评论”的读者群一般是“公众”，往往以“圈外”读者为主体，所以“评论”文章一定要写得“好看”，让人能够看得懂，如文笔娟秀那就更好了。而文艺“研究”的读者群是圈内的“小众”——同行们，使得不少作者满足于四平八稳的陈述——无所谓自己的“学术论文”是否写得“好看”，这就为部分同行也看不懂埋下了伏笔，故读者群的规模相对较少，虽然其学术价值不可否认。

二是篇幅不同。文艺“评论”追求短、平、快的“时效性”，故文章多呈短小精悍之态，当然也偶有一些大家的“评论”长文。而文艺“研究”的“学术论文”多为宏大叙事、洋洋洒洒的万字左右长文，几乎无短文。

三是平台不同。文艺“评论”多发表于报纸、学术期刊（评论类）、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尤其是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新媒体很好地助力了“评论”反馈之快速、传播之迅疾。而文艺“研究”的“学术论文”因多以学术期刊为平台，故反馈周期、传播周期较长。

四是用语不同。文艺“评论”的表述是口语、书面语并用，且口语表述现已受到越来越多评论家的青睐，一般慎用或少用专业术语，极大地缩短了评论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文艺“研究”的“学术论文”往往以书面语表述居多，青睐或多用专业术语。

所以，解决文艺“评论”与“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应当尽快被提上日程。作者应搞清楚为谁写、怎样写的问题；文章发表平台要明确两者的界线，起到积极、健康、良性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这样，文艺“评论”与“研究”才会健康良性地发挥作用。

据学习强国平台

